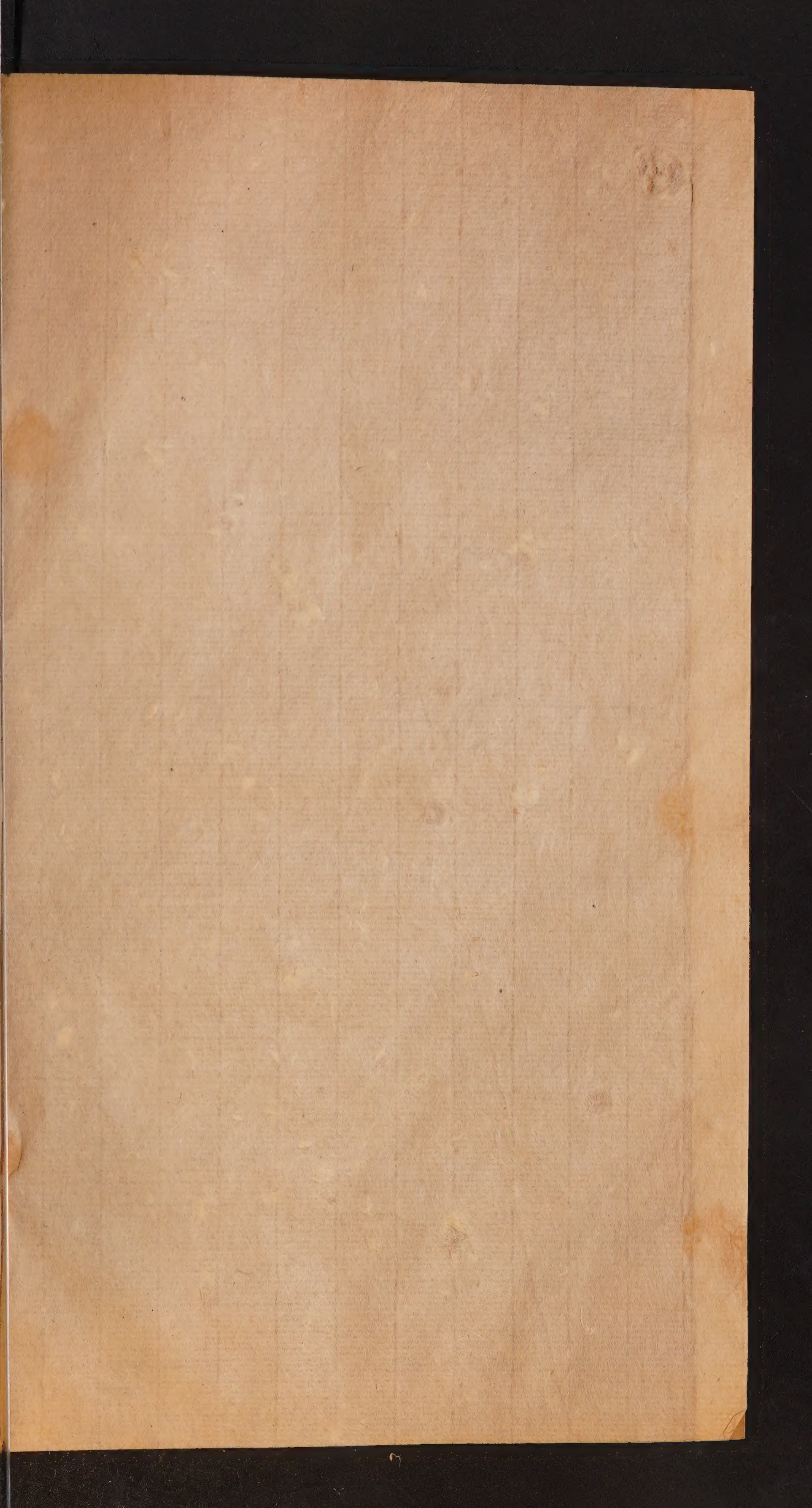




材大者類難小用也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

妙在熟視熟視中多少肚腸眼光乃在𨇨胥上

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

[illegible]詭反轉

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

度彼已乃可戰

兩柱起

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勇悍

仁彊

音吁

又翻去歷撮暴項短

三段反對括

又抽漢對三秦王作兩柱

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

漢有天下全在定三秦三秦定如天下有根蟠震不撻項失天下全在王三秦降卒舉民所疾怨而加其上

信此等計畫眞囊括數千里地料量舉世人在胸中無遺者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亾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晩遂聽

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

收兵使重常在漢不在信耳又因得距楚是將將大關捩故著

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

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

先布伏

大傳飧

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

出前行

大將自行

令驚誠亂其心

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
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
果不擊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
信建大將之旗皷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
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
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
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illegible]此等戰兵
[illegible]算囊括千
[illegible]衆千掌股
上將兵之妙
妥絕萬古

能下人如此

何可及

倍背也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不便問計有味）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

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

有戰國辭命風

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亾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
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
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
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
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
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
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
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

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

[illegible]陳亦仁聲[illegible]聞震疊燕[illegible]強戰攻者終妹

原評立片言以居要

爲巳地

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鎭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醳一作釋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

滕公故於信有恩

此奪軍如疾風迅雷能褫人神魂又兩悟風止即泰然曾不為異妙甚將將之畧負絕蔑古

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又渥澤有厚望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

眞傾險語進有辭退有耻然功安必自已出哉功少而身安矣

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

恨不用客言令是時龍且用客言不知信計又安從生

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
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
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
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亾城聞其王在
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
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
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

分其銳卒

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亾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

後罵乃稱情

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
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
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
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亾龍且項王恐使盱
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
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
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



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
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
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
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
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
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
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亾則次
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

肝膽

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
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
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
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
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
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
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

古今大相法

是又一秦也

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亾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于滎陽乘利席卷

句結上生下

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一句收）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

戰國風未遠
士各爲其主
畫烏識大節
哉
先見策令人
曉然

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

數語介然節信

次引古以諷

長

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

略言

短

并前來

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亾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亾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

直指危機

深切痛至能使人遲回俛仰直使人之

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

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

說巳竭盡又
恐動悽惻

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
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
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巳佯狂爲巫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
項羽巳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
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
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巳
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

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廵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

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

悵恨可想

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

謬甚天下居安定欲奚為乎信必不出此

此獄辭史據成文耳

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

言豨得死先奪所恃

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今自夷於此如彼豎

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格論

冷起鄭重結令氣奇客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二口字口句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叙將功法大都可例而千變萬化

絳侯周勃世家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

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

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
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
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
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
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
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
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
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

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

箕肆將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

得丞相大將各一人亾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
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
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勃旣定燕而歸高祖已崩
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
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
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
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
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旣立

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卽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

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旣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旣出曰吾

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二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

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
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
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
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
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栁以備胡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
已而之細栁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

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
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
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
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
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
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

月知彼

兵先計而後戰自請上廟算前勝矣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所謂以梁委

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

絕饟道

輕而糧道中絕遂敗道也

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

剽輕

皆骨肉之間事守正獨難也

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

須溪云無功侯之非約六字三評又云細柳營亞夫爲眞將軍不侯外戚亞夫爲眞宰相

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

侮慢之辱甚於笞背嘻笑之怒甚於裂背曲盡人情

憊戇時乃揚揚爾耶

乎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天子也所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

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
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
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
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
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果
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

用如虎不用如鼠

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傳稱條侯得禍始末詳矣守節不阿人皆信之然亦君小心自其所短故贊末著之易曰履虎尾愬愬終吉嗚呼義質遜行忠並和庸其必由學乎

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巳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于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巳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

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亾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

彭越始末能自立非隨人脚跟後走者

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

故漢將韓信而下惟越最傑然

待故不追

强請故從

令嚴故法行

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鬭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

早見

毋所屬待也

收攬中機

莫敢仰視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
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
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
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
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
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

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眞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畧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亾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

㬌已



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

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

太僕欲斬之太僕亾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

彭越終

日有聞言名
著應故賤句

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畧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黥布列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亾之江中爲群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

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

殺降

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

逆會一

激使之

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
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
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
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
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
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
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

戰北而不悔顧規天下爲畧真大畧大畧

與范雎上書秦昭同意所謂挾性命者

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

攻瑕

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
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
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
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
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
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
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
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

明漢弱而天下之畧在焉所謂多筭勝也楚強而少筭將必敗勝負之數曉然如在目前眞善説者

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

露本書所爲
使者

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
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
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亾之楚臣
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亾楚也夫大
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畱畱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
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
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
愚計願大王之畱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

發難於齊信有膽

玩弄在股掌中

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

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

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

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

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分也）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用兵如下碁取吳取楚并齊魯檄燕趙布略廣闊可以勝而固守其所可以不

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故曰上計是時天下沮定關中猝難動從韓魏何關中戰成皐敖倉間民離劉項戰爭之苦思休息不願兵豈能定勝敗之數哉下計則獨坐窮山無策矣

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

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

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亾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兹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倉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娟生患竟

長句壯

倉虐字新

男姊

以滅國日胡

史記內編卷之十一終

